

飲沐室合集

梁啟超著

2

文集 10

19

飲冰室合集

中華書局

飲冰室文集之十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爲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而可稱之爲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故謂政府爲人民所有也不可。謂人民爲政府所有也尤不可。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人格之義見別篇之國家者。以國之統之。國家握獨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重視人民者。謂國家不過人民之結集體。國家之主權。卽在箇人。謂一箇人也其說之極端。使人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率國民而復歸於野蠻。重視政府者。謂政府者國家之代表也。活用國家之意志。而使現諸實者也。故國家之主權。卽在政府。其說之極端。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制主義。困國民永不得進於文明。故構成一完全至善之國家。必以明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爲第一義。

因人民之權無限以害及國家者。泰西近世間或有之。如十八世紀末德國革命之初期是也。雖然。此其事甚罕見。而縱觀數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濫用權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亂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國又其尤甚者也。故本論之宗旨。以政府對人民之權限爲主眼。以人民對政府之權限爲附庸。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約。民約之義法國碩儒盧梭倡之。近儒每駁其誤。謂此義爲反於國者亦無以難也。人非羣則不能使內界發達。人非羣則不能與外界競爭。故一面爲獨立自營之箇人。一面爲通力合作

之羣體。或言由獨立自營進爲通力合作。此語於論理上有缺點。蓋人各能羣之動物。自最初卽有羣性。非特國人之所以貴。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既爲羣矣。則一羣之務。不可不共任其責固也。雖然。人人皆費其時於萬物也。與力於羣務。則其自營之道。必有所不及。民乃相語曰。吾方爲農。吾方爲工。吾方爲商。吾方爲學。無暇日無餘力以治羣事也。吾無寧於吾羣中選若干人。而一以託之焉。斯則政府之義也。政府者。代民以任羣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當盡之義務。與其所應得之權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爲斷。

然則政府之正鵠何在乎。曰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發達於內界而競爭於外界爲歸。故事有一人之力所不能爲者。則政府任之。有一人之舉動妨及他人者。則政府彈壓之。政府之義務雖千端萬緒。要可括以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綱維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貴也。苟不爾。則有政府如無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非唯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則有政府或不如其無政府。數千年來。民生之所以多艱。而政府所以不能與天地長久者。皆此之由。

政府之正鵠不變者也。至其權限則隨民族文野之差而變。變而務適合於其時之正鵠。譬諸父兄之於子弟。以導之使成完人爲正鵠。當其孩幼也。父兄之權限極大。一言一動。一飲一食。皆干涉之。蓋非是則不能使之成長也。子弟之智德才力。隨年而加。則父兄之干涉範圍。隨年而減。使在弱冠強仕之年。而父母猶待以乳哺孩抱時之資格。一干涉之。則於其子弟成立之前途。必有大害。夫人而知矣。國民亦然。當人羣幼稚時代。其民之力未能自營。非有以督之。則散漫無紀。而利用厚生之道不興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箝之。則互相侵越。而欺凌殺奪之禍無窮也。當其時也。政府之權限不可不强且大。及其由撥亂而進升平也。民既能自營矣。自治矣。而

猶欲以野蠻時代政府之權以待之。則其俗強武者。必將憤激思亂。使政府岌岌不可終日。其俗柔懦者。必將消縮萎敗。毫無生氣。而他羣且乘之而權其權地。其地奴其民。而政府亦隨以成灰燼。故政府之權限。與人民之進化成反比例。此日張則彼日縮。而其縮之。乃正所以張之也。何也。政府依人民之富以爲富。依人民之強以爲強。依人民之利以爲利。依人民之權以爲權。彼文明國政府。對於其本國人民之權。雖日有讓步。然與野蠻國之政府比較。其尊嚴榮光。則過之萬萬也。今地球中除棕黑紅三蠻種外。大率皆開化之民矣。然則其政府之權限當如何。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干涉之。苟非爾者。則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過問也。所謂侵人自由者。有兩種。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衆之自由者。侵一人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衆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私法公法。皆以一國之主權而制定者也。主權或在君或在民。或君民皆同。有以其國體何所屬而生差別。而率行之者。則政府也。最文明之國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史稱堯舜無爲而治。若今日立憲國之政府。真所謂無爲而治也。不然者。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惡。西哲常言天下罪惡之大。未有過於侵人自由權者。而欲以令於民。何可得也。且人民之互相侵也。有裁制之者。而政府之侵民也。無裁制之者。是人民之罪惡。可望日減。而政府之罪惡。且將日增也。故定政府之權限。非徒爲人民之利益。而實爲政府之利益也。

英儒約翰彌兒所著自由原理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有云。

縱觀往古希臘羅馬英國之史冊。人民常與政府爭權。其君主或由世襲。或由征服。據政府之權勢。其所施行。不特不從人民所好而已。且壓抑之蹂躪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以謂人民之不寧。由於君權之無

限。然後自由之義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權。與君主約。而得其承諾。此後君主若背棄之。則爲違約失職。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爲叛逆是也。二曰人民得各出其意。表之於言論。著之於律令。以保障全體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歐洲各國久已行之。第二法則近今始發達。亦漸有披靡全地之勢矣。

或者曰。在昔專制政行。君主知有己。不知有民。則限制其權。誠非得已。今者民政漸昌。一國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民主國之大統領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選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當可不起。然則雖

不爲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雖民政之國。苟其政府權限不定。則人民終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國。雖云人皆自治。而非治於人。其實決不然。一國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權。必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雖云從民所欲。然所謂民欲者。非能全國人之所同欲也。實則其多數者之所欲而已。按民政國必有政黨其黨能之權故政治者實從國民多數之所欲也往昔政學家謂政治當以求國民全體之幸福爲多數者即指政府正鵠至碩儒邊沁始改稱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正鵠蓋其事勢之究竟僅能如是也苟無限制則多數之一半必壓抑少數之一半彼少數勢弱之人民行將失其自由而此多數之專制比於君主之專制其害時有更甚者故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無論何種政體之國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觀之。雖在民權極盛之國。而權限之不容已。猶且若是。況於民治未開者耶。記不云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也。』故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也。權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濫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謂野蠻之自由。無一人能濫用其自由。則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謂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則國家未有能

成立者也。

中國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其精神異而正鵠仍同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嘆音堵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熄焉。其行暴也。則窮凶極惡。無從限制。流毒及全國。互百年而未有艾也。聖君賢相。既已千載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若夫貴自由定權限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徧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復亂也。是故言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者。謂政府與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畀民以權也。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後可以畀人民權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從畀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吾所謂形質同而精神迥異者此也。然則吾先聖昔賢所垂訓。竟不及泰西之唾餘乎。是又不然。彼其時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權限。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爲比例差。當二千年前。正人羣進化第一期。如扶牀之童。事事皆須藉父兄之顧復。故孔孟以仁政爲獨一無二之大義。彼其時政府所應有之權。與其所應盡之責任。固當如是也。政治之正鵠。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爲公益之本。昔以仁政爲公益之門。所謂精神異而正鵠仍同者此也。但我輩既生於今日。經二千年之涵濡進步。儼然棄童心而爲成人。脫蠻俗以進文界矣。豈可不求自養自治之道。而猶學呱呱小兒。仰哺於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權者。又豈可終以我民爲弄兒也。權限乎。建國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寧惟是。彼高才瞻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鞠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卽鈍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

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澈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窳導此竅，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尙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尙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且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閒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偈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入於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講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酬簡，東塘

之眼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其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當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慮卒一世。亭毒羣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以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徧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羣也。既已如空氣如穀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

餐噉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善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羣中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羣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戮。販卒。娼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成爲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今此道傳焉。其既入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之間接。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閹族械鬪。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羶。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荆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纏綿牀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皆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徧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經林豪傑。徧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羣。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買一二書敗。

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尙可問耶？尙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羣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本論宗旨在綜覽現今世界各國之大勢，推原其政略所從出，及其所以集勢於中國之由，而講求吾國民應變自立之道。篇中取材多本於人靈緩氏所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氏所著『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而參以己見，引伸發明之，不敢掠美，附識數言。

天下勢力之最宏大最雄厚最劇烈者，必其出於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自古以前，羅馬解歐洲之政治家，常視其國爲天下所謂世界的國家，*World state* 是也。以誤用此理想故，故愛國心不盛，而真正強固之國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國人愛國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歐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日漸發生，日漸發達，遂至磅礴鬱積，爲近世史之中心點。順茲者興，逆茲者亡。所號稱英君哲相，如法王路易第十一、顯理第四、英女王意里查白、英相格林威爾、渣沁、意相嘉富洱、德相俾士麥，皆乘此潮流，因勢而利導之，故能建造民族的國家，聲施爛然。苟反抗此大勢者，雖有特殊才異能，卒歸敗衄。法帝拿破崙是也。拿破崙所以取敗者，由欲強合無數異種異言異教異習之民族，而成一絕大之帝國。其道與近世史之現象太相反，其不能成也固宜。

夫此民族主義，所以有大力者何也？在昔封建之世，羅馬以前歐洲之封建時代也。分土分民，或同民族而異邦，或同邦而異民族，胡漢吳越，雜處無猜，及封建之弊，極於墜地，民求自立而免自圉，於是種族之界始生。同族則相吸集，異族則

相反撥。苟爲他族所箝制壓抑者。雖粉身碎骨。以圖恢復。亦所不辭。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異民族而分離於奧大利。皆其最著者也。民族主義者。實製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

此主義既行。於是各民族咸汲汲然務養其特性。發揮而光大之。自風俗習慣法律文學美術。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與他族相競爭。如羣虎互睨。莫肯相下。範圍既日推日廣。界線亦日接日近。漸有地小不足以回旋之概。夫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於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於是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爲民族帝國主義。遂成十九世紀末一新之天地。

民族帝國主義有兩種。其發生皆不自今日。今則合一爐以冶之而已。甲種者。優強民族自移殖於劣弱民族所居之地。終其臂而奪之。若英國是也。英人自古以來。與羅馬帝政不相容。去而自立。實爲民族國家發生之嚆矢。故其民族帝國主義。亦著先鞭。得善處屬地之法。遂能控馭全球。凡日所出入處。皆見其國旗焉。乙種者。優強民族能以同化力。能化人使之同化力吞納劣弱民族。而抹煞其界限。若美國是也。美國百餘年來。由大西洋岸之十三省。逐漸擴充。奄有太平洋岸全陸之地。自三百萬人增至八千萬人。固由吸集同族之效。亦未始不因買受併吞他國之屬土而同化其民之所致也。今日之美國。尙能容納德意志愛爾蘭之移民。綽有餘裕。皆其同化力強盛使然也。

近世諸儒之學說。其於孕育民族帝國主義與有力者。不一家。而以瑪兒梭士 *Malthus* 英人生於一七六六年卒於一八三四年 達爾文二氏爲最。瑪氏嘗著人口論一書。謂人類日漸繁殖。其增加之率。常與食物之增加不能相當。食物之增加。即由二三四五等算術級數也。即由二三四五等人滿之患。必不能

免而戰爭疾疫自殺之風將日盛。此論一出，大聳動全歐之耳目。而政治家之思想，幾爲之一變。按瑪氏謂人口級數實屬杜撰，後儒駁正之見已不少。其所論預防之法，亦故常瑪氏以前歐洲列國，尙以獎勵產子爲急務。千不可行，要其立論之大體，則實爲近世政策之一轉捩也。故當瑪氏以前，歐洲列國，尙以獎勵產子爲急務。千百九十六年，英國著名之凡民能生多子，以富國家者，可有權要求政府及於今日，則除法蘭西一國外，殆無不以教育其子千八百六十六年，著名之凡民能生多子，以富國家者，可有權要求政府及於今日，則除法蘭西一國外，殆無不以人滿爲憂者矣。法國人口增加最少，詳見下表。以上者可享免稅之特權。及於今日，則除法蘭西一國外，殆無不以費教之養之。又今年議員俾阿氏提案於議院，謂民有及歲而不婚者，則課以重稅。今試舉近百年來歐美各國人口增進之大概，列表如下。

一八〇〇年

一八八〇年

英

一五、五七〇、〇〇〇人口

三四、六五〇、〇〇〇人口

法

二七、七二〇、〇〇〇

三七、四三〇、〇〇〇

德

二二、三三〇、〇〇〇

四五、二六〇、〇〇〇

奧

二一、二三〇、〇〇〇

三七、八三〇、〇〇〇

意

一三、三八〇、〇〇〇

二八、九一〇、〇〇〇

班

一〇、四四〇、〇〇〇

一六、二九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七二、二六〇、〇〇〇

三一二、九九〇、〇〇〇

此八十年前增進之大略也。其中速率最著者，尤以德俄美三國爲甚。德國當千八百五十年，只有三千五百二十萬人。至千九百年，則有五千六百三十四萬人。俄國當千八百五十年，只有六千八百萬人。至千九百年，則有一萬二千九百萬人。美國當千八百八十年，只有五百三十萬人。至千九百年，驟增至七千六百三十五萬人。美國人口由外

國移民入，以此之故，歐洲區區之地，斷不能容此孳生蕃衍之民族，使之各得其所，勢固不得不求新政策以調劑之。此事理之易見者也。於是乎殖民政略遂爲維持內治之第一要著。此近世帝國主義發生之原因也。

前代學者大率倡天賦人權之說，以爲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利。此天之所以與我，非他人所能奪者也。及達爾文出發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謂天下惟有強權，惟強者有權，利謂之強權。更無平權。權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

天賦也。於是全球之議論爲一變，各務自爲強者，自爲優者，一人如是一國亦然。苟能自強自優，則雖翦滅劣者弱者，而不能謂無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則然也。我雖不翦滅之，而彼劣者弱者終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視爲蠻暴之舉動，今則以爲文明之常規。歐美人常揚言曰：全世界三分之二爲無智無能之民族所掌握，不能發宣其天然之富力，以供全球人類之用。此方人滿爲憂，彼乃貨棄於地，故優等民族不可不以勢力壓服劣等者，取天地之利而均享之。其甚者以爲世界者，優等民族世襲之產業也。優等人斥逐劣等人而奪其利，猶人之斥逐禽獸，實天演強權之最適當而無慚德者也。茲義盛行，而弱肉強食之惡風變爲天經地義之公德。此近世帝國主義成立之原因也。

由此觀之，則近世列強之政策，由世界主義而變爲民族主義，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皆迫於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爲，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今請就諸國中擇其有代表帝國主義之資格者而論之，得四國焉。

其一英吉利。英國本境之人口不滿四千萬，而其謀生於海外者殆倍之。人口日日增多，而三島之面積不加廣，地不足，以裕民用，故英國若一旦失其屬地，不特富源立涸而已，而國威民力皆隨而衰頹。國民之品性，且

將漸滅。勢必與古代之雅典羅馬同列於亡國之籍。故英人之帝國主義。非直爲進取計。不得不然。卽爲保守計。亦不得不然也。英國今日之盛強。半由煤礦之豐富。據千八百七十一年政府所報告。謂本國之煤。尙足供三百年之用。然爾來英人用煤之率。日增月加。曾靡底止。故其勢不久。必須仰給煤炭於本境以外。或者謂英煤竭之時。卽英國衰亡之日。非過言也。況其製造之品。消售於屬地者。常視他國有加焉。彼英屬地之依賴母國。不如其母國之依賴屬地爲猶重大也。故英人之政策。務使其母國與屬地永不相離。不惟保守其版圖而已。又使其海陸通航之路。交通便利。以爲是第一要義。以故海軍之關繫。日益重焉。海軍旣重。故屯泊貯煤之灣港。亦隨之而重。英國所行於東洋及亞非利加之政略。皆以此爲根據者也。彼其保護土耳其。占據賽布拉士島。皆所以防俄國之蠶食。保地中海之航路。使英國與印度交通之鎖鑰。不至授人也。其市恩於意大利。助其獨立。用術於埃及。握其國權。亦皆爲地中海蘇彝士河之運航權也。近者與杜蘭斯哇之戰。不惜糜重帑。菅人命。擲獅子搏兔之全力。所以保好望角之權利也。彼波亞民族。日新月盛。駸駸有爲南非全境主人翁之勢。英人非挫摧之。則其在非洲之權力。將墜於地也。故英國北自君士但丁堡。土耳其京城南至好望角。其所行之政策。皆自保護航路而生者也。保護航路。卽使母國與屬地永不相離之第一著也。

英人之所汲汲者。又不徒在海權而已。於大陸交通機關。亦絳毫不肯讓人。近以俄人西伯利亞鐵路將成。思所以抵制之。乃擬築一大鐵路。自亞歷山大利亞。經波斯灣沿岸。橫貫印度。接緬甸。由瀘州出揚子江。以通上海。一以鞏勢力於印度。二以張威權於波斯灣沿岸諸國。三以通血脈於支那。而現時印度境內已成之鐵路二千餘英里。實利用之以爲此路之一部。其規模之宏遠。實有使人驚歎而不能措者。

英國工商之國也。無商利是無英國也。近年以來，德國美國之商業驟進，駸駸乎有駕英而上之勢。疇昔英人於加拿大、澳洲、印度、埃及及其餘屬國保護國，皆專握商權。近則國民之競爭愈劇，新屬地之貿易容易，不肯爲母國之附庸。故今者英國商務，除澳洲、印度外，皆日見減色。於加拿大、古巴爲美國所奪，於亞爾焦利亞爲法國所奪，於南美爲德國所奪。其在澳洲能保其舊位者，不過其地之民與母國同嗜好習慣，故日用飲食之品物多取給於母國云爾。然則英國今日之政策如何？英國自二十年來，產業之發達，既臻絕頂，昔爲世界工業之中心點者，今則變爲世界資本之中心點焉。自美國行保護稅則，免出入口稅者謂之自由稅則，拒英國之貨物，英人乃以資本代貨物。美國各省所有大製造大公司，英人皆投資本而分其利於非洲、南美等處亦然。於亞洲亦然，故今日全球到處幾無不有英人資本之安置。而其此後進取之政策，惟以擴充其工業資本兩者之勢力範圍爲務。此亦不得不然之數也。因此之故，其所最切要者，在使世界各地皆平和秩序。若夫政治樞機不完不備之地，其政府之能力薄弱，難保秩序，或官吏腐敗，苛法紛紜，則放置資本於此間，最爲危險。工商之業，末由繁榮，乃不得不干預其內政，代組織一強固而有責任之政府。於是經濟上於日本人謂凡關係於財富者爲經濟之勢力範圍，遂浸變爲政治上之勢力範圍。此其政略，不獨英國將之，而英國其尤著者也。

其二德意志。歐洲列國中，其最能發揮現世帝國主義之特性，代表近來世界歷史之趨向者，莫德國若也。德人行帝國主義之政策，不過近十年事耳。當俾士麥時代，德政府專以統一國民爲急務。若夫勤遠略以馳域外之觀，鐵血宰相所未遑及也。彼非不熱心以獎勵殖民，但其殖民事業，不過爲擴充商務起見。於政治毫無關係。及千八百九十年以後，而德之政略一變，蓋經俾公三十年之經營慘淡，國權既已整頓，國力既已充實，精華內